夜航船

■孙道荣

我认识的一个邻小区的人,打了一个比喻:那些高楼像笋子一样。他没有用春笋,也没有说雨后。这是我听过的最准确的比喻。没错,这些年,城市像笋子一样,疯长,且长高。

城市像笋子一样

这些年,我看到的最蹩脚的比喻,是说城里的楼房像雨后的春笋一样。

但它似乎也是最准确的描述。

我身边的楼房越来越多,越来越高。我家在一幢18楼的9层,十几年前,它还是这一带最高的楼,阳光充足,即使低层的人家,一天之中,也有七八个小时的日照。那时候,站在我家阳台,就能将半个城市尽收眼底,如果你有兴趣爬到楼顶,差不多能看到城市的边缘。很快,周边一幢幢更高的楼立起来了,就连我家也只能在夹缝中,晒一晒漏进来的一点阳光。它们几乎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。这就很像春笋,一场夜雨,让它们都钻了出来。

我家前面的几幢楼,把本该照到我们楼的阳光,都给截胡了。一天之中的大多数时间,我们都飘忽在它们的影子里,苦等阳光从它们之间的缝隙里挤进来。在小区外的路上散步,两个小区的人遇见,脸上白皙皙的,肯定是我们小区的人。因为缺少光照,我们的脸跟小区里的草木一样缺少血色和底气。相比之下,前面小区的人,脸膛都红扑扑的,散发着阳光过剩的味道和傲娇。但是,好景不长,一幢幢更高的楼,戳在了它们前面。这回,该轮到他们去拿春笋比喻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了。

我认识的一个邻小区的人,打了一个比喻:那些高楼像笋子一样。他没有用春笋,也没有说雨后。这是我听过的最准确的比喻。

没错,这些年,城市像笋子一样,疯长,且长高。

它非春笋,只在春天发芽,拔节。任何时候,任何地点,它随时从地下突然钻出来。它的脑袋有多尖,破土而出就有多快,天空被它钻出一个个窟窿。昨天,你看到的还是一块空地,眨眼之间,漫山遍野全是它的尖脑袋,并以你肉眼看不清的速度,长成一棵棵高大的竹子,形成一片竹海。二十多年前,我有位老乡,刚来这座城市打工,一个星期只有一个休息日,他却从不躺在租来的小房子里,而是去爬山,他爬上山顶的目的,就是为了数一数这个城市的高楼。他觉得10层以上就是高楼。这座山并不高,但山顶能俯瞰整个城市,比彼时城中的任何一幢楼都要高。他掰着手指头一座座数,数出来这座城市竟然有十几座高楼,是我们家乡的好多倍。这让他既羡慕,又自豪。那时候,我们的家乡还只有一座12层的高楼。虽然只有12层,你站在下面仰望楼顶,也能将头上的草帽惊掉到地上。他坚持数了好几年。后来,我再遇见他,问他还爬山吗?还数高楼吗?他摇摇头。他说,他老家的后院有一片竹林,笋子刚冒出来的时候,你会一个个找,一个个数,可是,当无数的笋子冒出来的时候,你就数不过来了,也懒得数了。他幽幽地补充说,现在高楼太多了,数不过来,根本数不过来。而且有的楼,比山顶还高,它后面的高楼,你就看不见了。我后来听说,他租的房子拆迁了,他不得不搬到离这些高楼更远的地方,来爬山不方便了。

这么说,似乎是笋子逼走了他。他爬到山顶,去数笋子一样的高楼,不料,笋子的力量可不仅仅是往天空钻,他只数出了这个城市笋子一样的高楼,而笋子的另一支部队,已经在地下集结,四处扩张,并随时准备从地下冒出来。他的房东拿到了巨额补偿,并住进了一幢28层的拆迁安置房里,而他,和他的那些租友们,只好打起铺盖,搬到更远的地方,或者,下潜到那些高楼的地下室,与笋子的根为邻。

多年以后,他带着在城里打工攒下的钱,回到了家乡,在县城的边缘买了一幢高层住宅的尾房。小县城的房子这些年也像笋子一样,疯长,长高。他家的北面,就是一大片庄稼地,地里一半的庄稼,一半的时间是在他那座楼的影子里,因为缺少光照,总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,让他看着心疼。虽然那块地和地里的庄稼,都不是他的。

我一直留在城里。我一直住在9楼。我们这幢老楼,像一棵最早长出来的竹子,被后来长出来的高竹子给淹没了。有一次我从外地坐飞机回城,飞机快要降落时,我从舷窗外看了一眼地面,发现下面全是各种各样的楼顶,真的像笋子的尖一样。我在众多的笋尖中,找到了那座一百多层的新地标,我找到它是为了能顺着它找到我家所在的楼,像小时候我在瓜地里顺藤摸瓜一样。我真的在一堆尖尖的高高的脑壳中,找到了我们家的楼,它像一个矮冬瓜一样,委屈地窝在四周众多的高楼中。飞机很快,它只是一闪而过,我甚至来不及伤感一下。

我还惊喜地看见了一块空地,我也认出来了,那是距我们家直线距离最近的一块街心公园。不过,它的四周已经建起了围墙,用不了多久,那里也会冒出很多高高的笋子。

它们将与众笋一起,射向天空。

扫一扫听一听 更多精彩内容

灯下漫笔

■陈幼芬

戏文里的事,从来像镜子。现实里,如果我们少些预设,多些体谅,承认关系的脆弱,接受人性的复杂,那么,关系也会像戏台上舞动的水袖,看似柔软,实则坚韧,能在一收一放之间,接住生活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悲欢。

水袖里的侠义柔肠

嵊州市越剧团来萧演出,用略高于两杯奶茶钱的价格,我给自己张罗了一个好位置。静静地看戏,从来都是给自己的奖赏,《貂蝉与吕布》,却是一出英雄美人与权谋较量的乱世悲歌!

说的是,东汉末年,董卓专权,残忍凶暴,祸国殃民,更有心腹义子吕布,勇猛善战,如虎添翼,朝野上下,坐立难安,却奈何不得。司徒王允,为挽救危局,利用养女貂蝉,巧设连环美人计,离间董卓父子,最终董卓死于吕布戟下。

由父安排,小宴上,貂蝉初见吕布。本以为只是施计而已,哪晓得,英雄美人,一见倾心,情投意合。明明是赴一场险,却迎来两情相悦的婚约。英武潇洒的吕布,对貂蝉一往而情深,他的绵绵爱意,像初春的太阳,融化了貂蝉心中的家国情仇,赶走了貂蝉内心的恐惧与背影里的瑟缩。看貂蝉的水袖,飘飘柔柔,细碎温婉,充满了爱的期盼,女儿家的蜜意柔情,已呼之欲出。此景,正合王允心意,他承诺,三天后吕布便可迎娶貂蝉。

是晚,王允又在家中设大宴,谄言媚惑董卓,让貂蝉献舞。果然,董卓也难过美人关,强占之心昭然。貂蝉已钟情吕布在先,对董卓之情万般不愿。但为使连环计顺利实施,她只得随辇而行,被圈董卓府。

吕布爱而不得,一疑王允诈他,二恨义父夺妻。他提戟闯帐,私会貂蝉,深情以邀,劝貂蝉离却雀笼,比翼双飞。貂蝉当然求之不得,但弱肩担国难的侠义,使她举步难行。"一袖藏风月,一袖卷山河",此时,风月是私情,山河是大义,貂蝉那飞舞的水袖,在腕间交缠成结,不知该何去何从。她似乎把自己活成了一根扁担,一头挑着私情,一头挑着家国,孰轻孰重,纠结难分。当她终于轻轻捋开水袖,护紧的,是山河,是她曾许下的报国之诺。

放着吕布的温情不要,偏要搅进权谋的这趟浑水里,此时,台下有人叹她傻,我也替她有些心不甘。但柔肠这东西,原就分很多种,有绕指柔的缠绵,也有断金裂石的决绝。明知连环计是根烧红的铁,也要伸手去握,这是貂蝉柔肠深处的勇。

最动人的,是临近戏末那场,全剧的高潮。貂蝉正被董卓挟往眉坞的路上,吕布快马去截,希望能一骑私奔,将爱紧攥在两人的手里。董卓想要金屋藏娇,眉坞是他固若金汤的老巢,也将是貂蝉插翅难飞的囚牢。此时的貂蝉,已心如刀绞,一边是爱的召唤,一边是未完成的使命,她的柔肠,绷成一根将断的弦。她的水袖,像折翅的蝶,忽儿前翻,忽儿后扬,在空中舞出云团朵朵,诉说着无解的哀伤。最后,她把水袖叠得方方正正,她斩断了私情。置自身安危于不顾,对吕布晓之以理,动之以情,说出了心中真实的期许——愿你是英雄,更愿你是护国安民的英雄!经貂蝉提醒,吕布幡然醒悟,杀了董卓。

历史上,是否有真实的貂蝉与吕布,已经不太重要了,重要的是,这台戏,照出了每个人心中可能跨越不了的坎。貂蝉的"献身",不是简单的牺牲,而是两种价值观的撕扯。一边是普通人的炽爱深情,一边是英雄情结的家国大义。我们总以为,考验是外部的风浪,其实,真正的考验,是面对选择时,自己心里那杆秤会不会歪掉,那个初心有没有跑调。

看吕布冲动,叹貂蝉无奈,骂董卓霸道,人心是复杂的,但最经不起考验的,是关系。当感情太浅时,芥蒂就像是埋在土里的刺,平时看不见,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钻出来扎人。貂蝉被纳入董卓府,吕布第一时间怀疑的是貂蝉对他始乱终弃,对董卓夺己所爱也由怨及恨。正是这种"我可能被背叛"的心理预设,使王允的离间计一再奏效。而董卓与吕布,裹着权力的蜜糖,看似牢不可破的父子情,撕裂时,像绸缎裂了口一般轻易。权益与欲望绑定的信任,脆弱得不堪一击。

戏文里的事,从来像镜子,演绎的是台上人的挣扎,映照的是台下人的身影。现实里,如果我们少些预设,多些体谅,承认关系的脆弱,接受人性的复杂,那么,关系也会像戏台上舞动的水袖,看似柔软,实则坚韧,能在一收一放之间,接住生活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悲欢。

散场后,夜风清凉。同为越剧发烧友的琴,送我回家。她说,曾看过演员们练水袖,反复地出、收、扬、绕、搭、抖、抛……既要舞出韵律感,又要融入身段表演,很难!有时,师傅会在旁提点:"不是让你用力甩,而是让气领着袖走,动作要与情绪相匹配,形神合一!"

原来,关系里的相处,犹如舞水袖,其妙,不在放的张扬,而在收的克制。时刻绷着完美的弦或掌控的心,僵化易折。不如彼此留三分余地回旋,在张弛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,也让情意有闲处可栖息,在深处可呼吸。

貂蝉的水袖里,就藏着这种智慧,既有温度,又有力量,侠义与柔肠共生腕间,自如流转。

心香一瓣

■骆红惠

当我们学会在初秋的韵律中慢行,以心感知生活,或许便会发现:初秋,是一个值得珍藏的时节。这不仅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光景,也是内心最宁静、最从容的时分。

人间初凉万物从容

连着几天的大雨倾盆,夏的热浪渐渐退去,北方吹来的风携着清朗的凉意。在晨昏交界之处,空气里已能嗅到初秋独有的气息。天空像刚出窑的青瓷,温润澄澈,云有时被风揉成松软的絮,悠悠飘荡。每当光线被云朵遮挡,大地便陷入温柔的荫翳,随之拂来一阵沁入肌肤的凉爽。

早晚时间,小区广场上老人孩童多起来了。笑语随着清风飘散,越过绿树草丛,在清溪里跃动,漾起细柔的波纹。夏日嘶哑的蝉声日渐沉入泥土,取而代之的是蟋蟀在墙根的低鸣,怯生生地,像在试调琴弦。待到夜色四合,纺织娘便接过月光的银梭,将星光纺作细碎而安宁的夜曲,在我散步时不经意间轻轻响起。

漫步湘湖边,初秋正舒展画卷。柳条垂落,蘸着粼粼水光在水面书写狂草,风一来,就得意地舞成青绿的涟漪,惊起几只纳凉的野鸭,扑翅飞去,又在不远处落回水面,重新享受这一片清凉。初秋如一位豪迈却细腻的画师,不疾不徐地调淡夏的浓彩,将漫山枝叶,次第染成渐欲深情的诗意。它从容地以温柔之笔,为天地万物披上一层淡而有味的秋意。

入此季节,人心也渐归沉静。褪去夏日的焦躁,生出一派平和与从容。周末的乡间田野,可见稻穗在日光下泛出金晖,风过时带来阵阵谷香,仿佛连烦恼也被秋风温柔地化解。

初秋之美,在于它的过渡与转化。它留有夏的热烈,亦初含秋的清爽;已褪去浮躁,却未至冷寂。一切恰到好处,引人慢下步伐,静静品味。

初秋,像一首刚刚启篇的诗,还未展尽风华,却已令人期待后续。它温柔地提醒我们:生活不必总是匆忙,偶尔慢下来,才能看见始终静候在身边的美好。

这个时节,万物仿佛都从容了许多:树叶不慌不忙地更换衣装,候鸟从容规划南飞的路线,连时光也似乎走得慢了一些,只为将这安谧轻轻拉长。

在这样的季节里,心也变得格外柔软。以往忽略的细微之处,如今都成了诗;曾经耿耿于怀的烦忧,被秋风一吹,也似乎微不足道了。

于是我们可在晨雾中行走,感受草叶上露珠的沁凉;可在午后小憩,任阳光透过窗棂洒落一身温暖;也可在黄昏独坐,静看晚霞渐次褪去颜色。

当我们学会在初秋的韵律中慢行,以心感知生活,或许便会发现:初秋,是一个值得珍藏的时节。这不仅是一年中最美好的光景,也是内心最宁静、最从容的时分。它以温润的笔触勾勒人间至美,也以宽和之姿抚慰每一颗疲惫的心。此时,我们与自然达成默契,共处于一片清安之中。

朝花夕拾

■金萍萍

被阳光确认

云雾在聚散里无常,喜怒附在上面飘荡。你说:"不要总愁云惨淡,虽然人生是很残酷。"被动里那份自怨自艾立马怒目圆睁,我说:"我这是内敛。"

斑驳的潇湘竹簌簌地响,似在忍不住偷笑。

几经迷茫,多少次拨云见日,知道阳光会出来照耀。寻找盛放的向日葵,吸收它的光热,然后试图变成它。但花期能有多久?

情绪无岸又如烟,在海岸线上驻扎一道无形的恐惧,我宁愿身在其中,也不愿过那个未知的界限。怕风浪侵袭,怕逆流而上。但我何曾怕过趟进时光的长流里?那里泥沙和落花俱下。

于是我拿起笔,要不就写下来吧。把那纵横交错的阴霾都写散,把旭日暖风写得更恣意,把角落苔藓绿湿透的郁结都写干,把自己写成携带月亮到处飞的薄纱翅翎,把岁月的野草藤蔓写成生命不落地的永生花。

但每次下笔前我总问自己:我可以吗?每次写完后又总问自己:再来一次可以吗?白马轻舟缓缓过,我却总在拼命摇橹自己。

花开就开了,雨下就下了,叶子掉就掉了,写不出时就搁笔休息了。周而复始的美好在循环往复的败絮里都会撕开一道口子。沏壶好茶,带着松弛的心情慢慢去找寻好的角度和视野,就会看到那个不断新生出口里的微星强光。

花不断盛开,蔓延成一座花园。我盈盈笑着却不时偷拭泪花。你说:"你的笑变多了,怎么还哭呢?"我说:"我这是喜极而泣。"

不管是晨曦还是日落,起码我知道,人是要多晒晒太阳,多在缝缝补补里种下喜爱的花。在被阳光按下确认键后,体内就有了蓬勃和明媚的力量。

湘湖新苗

■李奕霆

像雄鹰小队一样去战斗

如果问我最喜爱的书是哪一本,那就非《铁血战鹰队》莫属。

我的玩具箱就是缩小版的"雄鹰小队"训练基地。那辆绿色坦克的履带已经被我磨得发亮,就像书中所描写的"雄鹰小队"那辆闯过泥泞沼泽的装甲车;塑料步枪的扳机被我扣得发白,每次扣动时,我都会想起杨大龙队长在书中的教导:"扣动扳机前,先想好为什么而战。"

每天放学后,我把沙发垫堆成战术掩体,按照书中"雄鹰小队"的训练方式匍匐前进,嘴里重复着他们的战术口令:"左翼掩护,右翼突破!"妈妈总笑着说我已经入迷了,但她不知道,在这些模仿中,正孕育着我与书中英雄们一样的梦想——像他们守护家园那样,守护身边的人。

我酷爱《铁血战鹰队》,书中的每个任务都让我心跳加速。尤其难忘"暴雨搜救"章节:林小雨的军靴深陷泥沼,却坚持背着受伤的战友前行;杨大龙用树枝制作简易拐杖,不停地鼓励队友:"还有三百米,坚持住!"读到这儿,我特意将自己的运动鞋浸湿,穿上它在地板上行走——湿透的鞋子果然磨得脚生疼,可书中的战士们连眉头都不皱一下。

最让我热血沸腾的是"南海护航"行动。当"雄鹰小队"发现导弹瞄准民航客机时,书中写道:"杨大龙的瞳孔骤然收缩,大吼:'把导弹引向无人区!'"我紧盯着书页,手指跟着他们的行动路线移动:先指挥客机转向,再包抄恐怖分子,最后用干扰弹让导弹偏离轨道——这些战术与我的玩具演练如此相似,却又震撼真实百倍。合上书时,我才发现手心全是汗,仿佛刚与他们并肩完成任务。

为了早日实现我的梦想,我制定了"雄鹰小队同款训练计划":晨跑时,我默念书中"五公里越野"的要领,累了就想起林小雨的话"可以喘气,但不能放弃";解数学难题时,我学着他们破解密码的思维画图分析,就像执行"拆解任务目标";甚至和同学有矛盾时,我也运用杨大龙调解队员的方法——先倾听,再寻找解决办法,践行他们的队训"团结重于输赢"。

每晚入睡前,我都要将《铁血战鹰队》放在枕边,每次都能清晰地听见书页中传来的集合哨声。我知道,现在的玩具枪终会换成真枪,模拟训练也会变成真实挑战。但只要沿着书中英雄的足迹前进,终有一天,我也能成为"雄鹰"一样的战士——因为我们怀着同样的信念:守护与担当。

(作者系文博小学402班学生。指导老师:田晓菲)

背包揽胜

■长风

我们在傍晚时分来到县城,天气略有寒意,没有熙攘的人流,漫步在龙川大街上,似乎连呼吸都变得缓慢起来。

龙川风景独好

绩溪,是一个只有13.8万人口的皖南小县城,青山秀水,温婉简约。我们在傍晚时分来到县城,天气略有寒意,没有熙攘的人流,漫步在龙川大街上,似乎连呼吸都变得缓慢起来。

次日上午,我们沿绩溪河,约20分钟车程,就到了龙川景区。

龙川村,由原坑口、浒里、横川3个村合并而成。东晋咸康三年(337),胡焱定居龙川村,成为龙川村胡氏始祖。龙川村东为龙峰山,村西为凤山,北有登源河,南有天马山,主要地形为山地和丘陵,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村落。进入景区大门,走过拱形石桥,绕过回廊,一条小溪出现在我们面前,这就是龙川溪。小桥流水,岸上人家,走在鹅卵石铺就的小道上,远方山峦影绰,和近处高高的马头墙、被秋韵染成各种颜色的植物浑然一体。

奕世尚书坊是位于村子中间的牌坊,这是龙川曾任户部尚书胡富、兵部尚书胡宗宪的功名坊。它建于明嘉靖四十一年。牌坊分别镌书"奕世尚书"和"奕世宫保",为明代书法大家文徵明的手书。

少保府在龙川溪北岸,以抗倭纪念馆的形式展示胡宗宪的生平事迹。自明开国以来,东南沿海一直存在倭患,嘉靖年间尤其猖獗,胡宗宪支持部下练兵,其中成就最大者当属戚继光训练的戚家军,后来发展为抗倭主力军。在抗倭斗争中,胡宗宪擒王直、杀徐海,两浙倭患暂告平息。

在龙川溪转弯处,有一座北朝南的砖木结构建筑,这就是胡氏宗祠。宗祠始建于宋,明嘉靖年间由胡宗宪倡导捐资修建,清光绪二十四年再度大修,总建筑面积1564平方米,集徽派砖、木、石三雕和彩绘为一体。宗祠完好地保存了大量木雕,尤以正厅两侧的木雕荷花为最。

据考证,荷花的图稿出自明代大画家徐渭之手,徐渭是明代著名书画家、文学家、戏曲家、军事家,曾经担任过胡宗宪的幕僚。荷花图构思精巧,章法讲究,花鸟虫鱼,动静相宜,每幅图又有特定寓意,比如荷花与螃蟹,寓意"和谐";荷花与鸳鸯组图,寓意"和美";荷花与虾组图,寓意"和顺";荷花与青蛙组图,取蛙鸣荷叶之下,寓意"和鸣",荷花图成为现代和谐社会的象征。

龙川村文风昌盛,人才辈出,是徽州出名的进士村。明代先后中进士者24人,出过两个尚书(胡富和胡宗宪);清代,有徽墨名家胡开文、红顶商人胡雪岩;近代,又有著名学者胡适。

时令已是深秋,站在村头的桥上远望,青山巍巍,碧水东流,白墙黑瓦飞檐翘角的倒影更显清新秀丽,龙川风景独好。